V
B932.6
F21

册 8
卷 8

仕國人文八卷

五代

郭崇韜　桑維翰

宋

楊業子延昭孫文廣附　王全斌

畢士安　王嗣宗　趙昌言

薛奎　狄青　文彥博

司馬光子康附　孫復　侯仲良

劉羲叟　趙鼎　許翰

576357
Jan 12. 40.

金
元好問　李俊民　呂思誠
鄭時昌
元
宋子貞　段成己　郝經

仕國人文八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五代

郭崇韜　兵部尚書樞密使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時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破德勝唐軍敗崇韜獻計莊宗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已分其兵乃可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

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後果如計唐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天下可定果八日而滅梁莊宗賜崇韜鐵券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謨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遇事無所回互而宦官伶人用事者不便韜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大功就羣小與吾避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中宮未立劉氏有寵宜請劉氏立后多建天下利害便民者韜然之

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及天子有事南郊韜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遣王允平營高樓避暑韜切諫左右譖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熱莊宗以繼岌平蜀韜從有功因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必爲太子俟上萬歲后當盡去宦官李從襲向延嗣聞之切齒讒于上遂令孟知洋誅崇韜其子廷誨廷信從死韜自爲子儀之後每過墓號慟而去

張耒曰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

決策成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淫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敗于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桑維翰　晉宰相

桑維翰浮山人幼苦學慨然有志于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竟登進士及第仕晉爲翰林學士同平章事晉氏之興維翰之力居多焉

宋歐陽脩曰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

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代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

余按公奮志苦脩磨穿鐵硯而精神滿腹經史蟠胸乃始聲藝圃而擅詞垣狀元播譽輔相成功非偶致也寧不笑沒字碑哉公字國僑常爲景延廣所忌見疎契丹破欒城事急公見帝調鷹苑中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後死于獄哀哉

宋

楊業 大同人子延昭孫文廣

楊業初事劉崇所向克捷號楊無敵太宗征太原聞其名購求之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帝召業拜代州刺史契丹見業旌旗即引去雍熙中契丹邪律斜軫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泣謂潘美曰此行必不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爲左右翼業戰至此可夾擊之美陣谷口王侁望之以爲契丹敗走領兵離

谷口美不能制業敗尤且戰且行至谷口無人相援柎膺大慟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尤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被擒不食三日卒子延昭亦卒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用業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與我俱死無益可報天子衆感激遂背戰無一生還者帝甚悼之

余按楊業以隴上雄才太原驍將方欲避敵鋒以伺便他日報太宗寵遇于尺寸之功乃羣帥始則不度兵勢責以逗撓不戰繼則欲爭其功遂至敗約不前致使孤軍力戰陷于沙漠可惜也然業勁果烈厲有死不回立節邁倫誠足嘉矣

葵茂曰業才勇雄稱功勳屢著奮身力戰盡節全忠子延昭神資驍勇天賦忠純振武畧于三軍掃邊塵于千里久繫長城之望深憚契丹之心孫文廣材武忠悍更事有勞戎疆場習軍計能使南徼無警天子璽書推擇若曰南夷負恩爲亂以覆毀我郡邑特簡用師以綏服方外嗚呼楊氏之將世

有種也獨蓋當桿城之寄臨戎力戰趨刃如歸蓋
異夫偷生喪節者而部將王貴及麾下百餘人悉
從以殁其有田橫之風哉
荷茂曰楊將軍受君命而忘其家臨約束而忘其
親授桴鼓而忘其身策之知得失之計形之知死
生之區而孤軍不敵雖有天智神畧何以取勝耶
一時蹴豹搏貙之雄俱捐軀殉節千秋奇烈

王全斌

王全斌太原縣人初仕周累官右廂都指揮使宋
初爲西川兵馬都部署平蜀有功全斌輕財重士
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初入蜀時太祖嘗因大
雪解所衣紫貂裘帽遣使馳賜焉
余按全斌伐蜀非以力戰也運謀謨爲劒戟出策
畧爲旌旗鼓精神爲卒徒吐智術爲號令且與士
卒同甘苦樂施濟柎軍旅人人願出死力聽其用
也一舉而西蜀已平厥功偉矣當沍寒而太祖解

貂裘以賜寵眷綦隆臣主懽而地天泰也若濯錦色映于氷天飛裘春生于雪夜荷意外之聖情哉君恩渥矣

畢士安　丞相文簡公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人乾德中進士初知潞州以嚴正見稱太宗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淳化初召入翰林學士大臣薦張洎太宗曰洎視士安詞藝不減但履行遠在下耳真宗時契丹謀入境士安陳五事凡選將餉兵理財之策上加納李沆卒士安參知政事會時多事真宗曰求與卿共事者誰可對曰寇準忠義善

斷宰相才也因與準同拜平章事它日爲準力辯
申宗古之誣宗古以奸罔斬準乃安景德初契丹
破德清軍遂次于澶淵準請帝幸澶淵禦之士安
力勸帝如準請眞宗嚴兵將行士安偶疾移準書
曰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
國事心所願也災星滅疾少間追至澶淵講和之
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
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恐不能久及罷兵還
所擇任各得心塞上之務悉舉夏州趙德明亦款

塞內附論者歸士安之功
余按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辯誣契丹大舉而入合
辭以勸眞宗幸澶淵而却鉅敵議重弊而盟久要
由是西夏聞風納款景德咸平以來天下晏安丞
相力也士安自推準外唯王祐呂端見引重所友
善者王旦楊億而已無它黨暱是可想見爲人矣
古所謂大臣者于斯見之
芸茂曰畢公名節自勵嚴正見稱筴決澶淵早析
契丹之氣清聞海內恩加月給之賙當時與寇公

忘嫌協濟二相調和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以
內附至今歸功于文簡者莫不曰宰相協和始克
定大計云

申嘉言曰眞宗時邊釁開而蓬根白骨驚沙慘目
矣仁叟獨識寇萊公之忠義力薦決戰力請　聖
駕而澶淵之役契丹歸款則鴈鳴紫塞蕭鼓雝雝
醉歌凱而玄雲不必結陣今酋虜殘破我內地安
得懸斗如姜探囊如錯若仁叟何憂匈奴哉

王嗣宗　樞密副使

王嗣宗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
禦推官父夢證咸州判官嗣宗開寶八年登進士
第一累官河北京西轉運使咸平初拜太常少卿
改左諫議出知并州境內有卧龍王廟每窮冬闔
境致祭老幼冒風雪多踣于道嗣宗亟毀之眞宗
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詔拜耀
州觀察使知永興軍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卒謚
景莊居家能睦宗族著遺訓戒子孫勿得析居所

著有中陵子二十卷

余按嗣宗轉運多勞有稱職之譽謀猷茂著見匡國之才其敦睦可以觀仁遺訓足以啓正而倫儕之厚化俗之嚣名且與天壤共久視殘薄本宗者天合人合虧矣可爲一太息已

趙昌言　戶部侍郎

趙昌言孝義人父叡歷雍丘太康二縣令太宗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甚蒙亟稱昌言舉進士廷試日太宗嘉叡之能教擢寘甲科累官樞密副使遷戶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謚景肅昌言尚氣槩所至以威斷立名尤喜推奬後進初掌漕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望表聞於朝王旦宰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人服其知人云

余按昌言强力尚義威嚴正立凛凛乎剛方君子也且藻鑑精明錙銖不爽嘗評李肥鄉有台輔望王華縣有遠大器卒如所料辯英雄者至當不啻照膽之方諸知人則哲庶幾近之

薛奎　禮部侍郎謚簡肅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第一乃推里人王嚴而處其下仕爲隰州推官能辯疑獄擢知興化陝西副使募民鑄錢而收其鐵租大便之多異政遷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多不遜公析以理累官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勤儉積蓄三百萬在開封囹圄一空老媼告子不孝子訴貧不能養公與俸錢母子慈孝仁宗時參知政事上曰先帝言卿可用今用卿

矣公使契丹而正議服其君臣後契丹使來必問公及聞公已用乃曰得人矣公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尤能知人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

歐陽脩曰公自少以文行推于鄉里舉進士獻其文百軸于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在眞宗時以才能爲名臣事仁宗母后而遺風餘烈至今稱于士大夫公之事業顯矣其于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于其志故如其爲人

狄青　樞密使武襄公

狄青字漢臣祁人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尹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益知名矣仁宗以青數戰有功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

臣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青上表請
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
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
州有鈐轄陳曙違青戒輕以步兵犯賊潰青斬之
諸將股栗令軍中休十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絶崑
崙關出賊不意大破之智高遁去賊屍有衣金龍
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
不敢誣朝廷以貪功還京帝嘉之拜樞密使青爲
人愼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

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皆効用
余按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鷙士遭時致位
者有之其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狄青一
人而已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如破金湯畧宥州
多膚功城橋子築豊林大郎諸砦堡皆扼賊要害
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至推功與將佐經制餘
事悉委孫沔爲所歎服尤不可及云
苕茂曰青風骨奇偉善騎射或有以狄梁公畫像
及告身十餘通獻者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

梁公笑而謝之常晏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適堦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絶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盛德人也夫狄公武人度量恢弘涵養堅定如此吾人小有拂逆輒攘臂怒目相加可愧也夫

文彥博　丞相太師潞國忠烈公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仁宗寶元中河東闕漕使遂自侍御史命之元昊叛知秦州虜不敢犯貝州王則反彥博叅知政事請行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相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冗兵汰爲民者六萬御史唐介劾彥博專權植黨在蜀以奇錦結宮掖詔送臺劾之公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勿加罪介貶彥博罷相至和中復入相與富弼同拜士大夫以得人爲慶

帝疾彥博假啓醮留宿殿盧斬告變禁卒破賈昌
朝奸謀帝疾愈始歸第時京師業業賴彥博持重
衆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詔還唐介彥博請如中
復奏人稱厚德英宗自河南召入覲謂曰備聞始
議卿于朕有恩熙寧中極論市易司監賣果損國
體歛民怨爲王安石所惡力引去元豐初拜太尉
神宗問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曰韓琦功也帝曰
發端爲難加兩鎮節度以太師致仕元祐中司馬
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復起紹聖初章惇秉政遂致
仕卒年九十二

余按文潞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蘇軾嘗對契丹使者曰潞公綜理庶務雖精力少
年有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此雖折
虜使重中國亦盡潞公之概矣至晚節功成身退
朝野倚重所謂推其有餘足庇當世非耶自潞公
與鄭公相繼以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
矣

歐陽脩曰公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

今而知要才周于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于聲
猷早更揚于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
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贊愚式序舉百職以咸
修綱紀甚明替萬幾而至悉
司馬光曰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
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
逍遥不日而消仁祖遘疾群心震慄公入寄勿四
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
至也民悅去也民思

司馬光　丞相温國文正公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
左氏春秋愛之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
科累遷同知諫院初光在并州仁宗不豫嘗三上
章欲帝選宗室爲繼嗣至是面言帝感動送中書
遂立英宗爲皇子時朝政頗姑息光言陵遲之漸
不可不正英宗立遇疾慈聖后同聽政光上疏曰
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親用外戚負謗
海内今當信用忠厚如王曾輩疏遠讒諂如羅崇

勛輩則天下服矣帝疾愈光慮必有追隆所生事
即奏言漢宣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
也後集議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
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議
成既上與大臣意殊乃去爭臣光請與俱貶神宗
立上疏論修身三要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三要曰
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事三朝獻此六事平
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

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論非利
且矦景之事可鑒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
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王安石得政行
新法光逆疏其利害時韓琦乞歸帝拜光樞密副
使光辭之曰陛下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
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抗章至
七八求去歸洛絶口不論事後應詔陳六事又移
書責宰相吳充哲宗立起光爲門下侍郎天下拭
目觀新政光曰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

之如捄焚拯溺遂罷保甲團教諸不便民者而茶
鹽等法皆復其舊獨青苗免役猶在西戎未平光
疾嘆曰四患未除吾目不瞑矣析簡與呂公著云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以國家付公乃論免
役五害詔令子康入對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
法病革諄諄皆朝廷事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平
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于
物澹然無所好于書無所不通洛中有田三頃喪
妻賣田以塟惡衣菲食終其身紹聖初周秩童惇

蔡卞論奪光贈謚蔡京擅政撰姦黨碑建炎中配
享哲宗廟所著資治通鑑歷年圖稽古錄家範書
儀太元經易說醫問本朝百官公卿表通志考異
等書傳于世
史臣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者二十年是
時光退居于洛若將終身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
庸婦愚夫日夕望其爲相至號呼道路願勿去朝
廷此豈區區才智能得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
著也一旦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

凡新法害民者次第更張海內懽忻歌舞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老且疾矣天若祚宋慭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而靖康之變當不至如是酷也嗚呼悲夫

范純仁曰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美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隱裁其得失根柢治亂經綸

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氷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岩岩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父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

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慄寒養其饑孱無痏于饑
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
舊于赫聖考左右上帝休躬于家寔遺聖子養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
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寔爲之
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修竹夏寒清酌翛
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公身既修公志
既畢有如公者古今萬一

孫復　延英閣說書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居泰山學春秋
尊王發微石介及魯學者多師事之年四十不娶
丞相李廸高其行義以弟女妻之給事孔道輔爲
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其風欽侍左右慶曆中
范仲淹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
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遷侍講讒者言其
講說多異遂止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
家得詩有復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長

水縣又署判應天翰林趙槩等上言復行爲世法
經爲人師不宜棄遠方遂復原職官至殿中丞嘉
祐中卒復在太學天子臨幸賜緋衣銀魚及喪予
其家錢十萬公卿大夫士庶諸生相弔賻治喪事
方病時韓琦言于天子選書吏給筆命門人祖
無擇就其家得書十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子大年
幼葬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
歐陽修銘曰聖人既殁經史焚逃藏脫亂僅傳存
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襍僞真後生牽畢習

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
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慱
哉功利無窮垠
附復儒辱曰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
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
多壘爲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爲辱然則仁義
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始于戰國楊朱墨翟
亂之于前申不害韓非雜之于後漢魏而下佛老
之徒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絶

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爲辱大哉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楊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爲罪人乎故作儒辱

余按公養晦泰山時邁崇高之節潛心魯史識通名分之嚴著發微之篇膺經術之薦書藏秘閣道啓後人

侯仲良　先儒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從二程遊博學強記邃于性理之學得孔孟正傳有欲館仲良者仲良見其壁懸佛像几積佛書即去之朱子稱其學清白勁正胡康侯稱其講論經術貫通不窮商確時事纖微皆察所著有侯子雅言

余輯河汾宗聖譜四卷以玄王爲開天聖祖能見知十六字之傳而卜子顓孫子親炙杏壇漢毛公衍風雅隋河汾續六經至宋涑水出而理脉大闡

侯子爲程門高弟性資穎悟早承正脉之傳志趣精專每獲深造之益越三日而自謂有得方一見而人即大奇卓犖英敏之才清自勁正之學克昌道軌允著時名嗚呼後之尋道學入孔林請自吾晉始

劉義叟　崇文院檢討

劉義叟字仲更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累遷著作佐郎終崇文院檢討義叟強記多識尤長于星曆術數修唐史時專令修律曆天文五行志著十三代史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行于世

余梭公博覧洽聞研綜古今所謂收百氏之闕文采諸家之遺韻其于天文星曆究而精奥探而肯綮徹而玄機羅二十八宿于心胸遡宋儒之正學

必數也修著功多信足範後世而師來學焉豈志
災祥怪異者乎筆追鳳麟舌誅禽獸尚可挽奔瀾
之倒哉
芍茂曰世有立言之士而著作爾焉上以羽翼世
道下以開啓後人如仲更靈心濬發彩筆飛翔游
神千載之前摛詞百代之下所模天文五行史曆
災異等書淵源六經詮次成一家矣

趙鼎　丞相忠簡公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徽宗崇寧中進士第對策斥
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
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京師失守二
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不書議狀高宗立鼎
言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遷侍御史請治
王德檀殺韓世忠裨將上曰肅宗與靈武得一李
勉朝廷始寧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上幸會稽鼎言
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

資川陝之兵宰相呂頤浩請上親征鼎曰不可輕
舉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爲中丞李
横失襄陽如鼎所料召拜叅知政事薦岳飛復襄
陽又乞韓世忠屯泗上朱勝忌鼎除都督川陝鼎
辭上曰卿豈可遠去遂拜相時劉豫子麟與金兵
合入舉朝震恐鼎令韓世忠進兵有大儀鎮之楗
上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劉豫尚遣其子豈可煩
至尊耶遂止又薦張浚可大任時敵兵知南兵有
備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連敗之金

人遁去上還臨安鼎薦范冲朱震朝論謂二人極
天下之選神仁兩朝史錄鼎修之是非得正上親
書中正德文四字賜之劉豫又遣子麟猊入寇鼎
移書張浚使楊沂中等兵擊破之後浚遣其屬呂
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抑之浚論事語侵鼎鼎言
臣初與浚如兄弟曰祉離間睽異今浚成功使展
底蘊浚當留臣當去遂知紹興府呂祉節制鄜瓊
與王德有怨訴與祉不得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
去位鼎復相上欲遠竄浚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

功極力捄觧給事中張致遠諫不宜逐潘良貴常同之二佳士上怒賴鼎救之秦檜以鼎關和議不合乘間檜鼎上疑鼎徙泉州自泉歸上書言時政檜忌鼎用諷王次翁論其嘗受僞命謫興化丹移漳潮二州檜欲殺鼎及疾自誌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遺言子乞歸葬遂不食死天下聞而悲之

金仁山曰鼎自爲小官已著婷節中興亶亶陳時政皆嘉謀天下屬公輔久矣紹興丹相入贊親征國勢丕振數年後南北之勢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朱子稱其中興名臣一人而已乃爲賊檜貶檜而惓惓報主之志歷顛沛不少替觀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爲厲鬼殺賊者豈異耶

鄒泉曰當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自鼎決策召浚視師江上將士鼓勇爭先諸路守臣翕然自効以致金師北歸麟猊遁去高宗且以眞宰相歸鼎矣一與浚異議遂出紹興何爲哉浚去鼎相

定都臨安則根本固而敵可圖仇可復矣奈賊檜主和欲絶鼎醪米而殺之俾抱恨以歿忠臣義士迄今猶撫卷而搤腕也

余按公剛正有爲忠貞不怠陳四十事累數千言鋭圖恢復之功區畫戰守之策和議不合政柄遂移雖未大展經綸永稱中興賢相公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孝宗即位謚忠簡有得全集行世

許翰　尚書左丞

許翰襄陵人欽宗時爲中丞胡安國罷翰入見上問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比附惟安國超然不爲所汚遂除中書舍人高宗南渡擢翰尚書右丞會李綱罷相力求去不許及陳東得罪乃曰吾與東皆爭綱者東受戮而吾在廟堂可乎爲東著哀辭八疏求罷遂提舉洞霄宮所著有春秋傳註

余按公惡佞親賢端于取友正誼明道鋭于爲仁

美安國不受汚于蔡京哀陳東罔見戮于囚市一
段浩然之氣禀自天授春秋斷案爲世師宗盖絶
麟以來不多見也可謂有功于素王矣

金

元好問　翰林學士

元好問秀容人父德明自幼嗜書以詩酒自適放
浪山水間著述甚富好問七歲能詩及長淹貫經
史百家興定間進士歷内鄉南陽令天興中爲行
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備衆體蔚然
爲一代宗主好問字裕之有中州集
余按好問工作詩詞淹貫經籍歷官邑省政稱六
事之修夙蘊英華文備衆體之美其精光也咳嗤

成珠玉矣其雄渾也鏗鏘發金石矣其瑰奇也波濤生江海矣當干戈擐攘之秋而馳騁典墳漁獵篇章所以揚休風而享大名焉

余愛好問王屋山詩云仙人龍蹻玉爲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

李俊民　隱士

李俊民澤州人承安中進士第一官至朝散大夫都騎尉隱于嵩山得程子傳授之學精堯夫皇極數劉秉忠甚推許之元世祖召至訪問乞還山卒賜莊靖先生

余按公學受濂洛之傳識精皇極之數里居教授自號鶴鳴志節崇高見稱莊靜時丁金元士寡清修乃不以世棼自染不以聲譽自暴徘徊嵩山之間絕俗之高標頹波中之砥柱乎棄濃而澹歛華

而朴性内有自然樂地固亭亭矯矯于濁亂而不
溺者耶
附俊民水簾一絶倒傾蛟室瀉瓊瑰泓落空岩雪
琅堆卷地風姨收不起素娥番下玉鈎來

呂思誠　中書左丞

呂思誠平定人父允官漢中道廉訪僉事思誠金
大定間進士累官翰林編修歷禮刑二部尚書三
爲祭酒在朝三十餘年正大光明威肅文雅愛君
澤民之譽烜赫當代嘗揔裁宋遼金三史贈齊國
公謚忠肅
余按公屢陟法台敭歷中外興學校毁淫祠景州
敷崇正之化殺妖蛇杖狂士藤邑振闢邪之威嗟
嗟東箭南金蜚英而騰茂人龍人驥絶類而離倫

且也總宋遼金之三史稱爲實錄當用力而紛爭
接吻而吞噬鼎望足以响亮區宇亦人豪哉不朽
之美勒鼎彝不息之輝懸日月是超越于尋常者
廻矣

鄭時昌　狀元任教授

鄭時昌字仲康洪洞人宋專知玄孫孝友性成八
歲通易讀書過目成誦晝夜寒暑不輟金大定年
間對策賜狀元及第世宗雍欲以典樞要以金爲
夷主不願立于朝辭不受曰顯名於當年傳道于
來世吾之願也隨就汾州教授抵西河倣子夏道
衍河汾之傳理學大明士子翕然從游如雲文風
爲之丕變編韻類節事并群書會要板行于世大
有資于科舉之學

余按楊人曰鄭氏一族自宋歷金迄元仕宦十數世不絕其一宗之盛謂非時昌道學之倡歟且族屬繁衍軒盍雲集鄉人稱爲官家云迨我明科貢蟬聯簪笏相繼當時誇其儒風後人追其軼事尚侈譚而樂道之

元

宋子貞　中書平章政事

宋子貞長子人攻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金末歸東平嚴實後授東平路參議作新廟學招致生徒儒風爲之一變及世祖南伐召問方畧拜翰林學士累遷中書平章事子渤官至集賢學士

余按子貞宏詞博學顯著時名而開館招徒講授經義儒風大振人文蒸蒸丕變俗易化行不廢絃

歌有武城之遺且疏陳時務方畧得宜盍經濟之才也且多方賑乏藹藹仁惠惟不忍枵腹者嗷嗷道路矣

虞鼎曰該洽之人飲不竭之詞源騁無窮之秖圃乃文富而義睽理研而辭駁迮迮有之觀宋君之搆體純正綜思密綿標美于麗靡取財于宏壯盍遠謝千金璧而寧稱四寸之璫也乎

段成巳　提舉學校

段成巳稷山人鈞之孫天性孝友四歲知力學正大七年與兄克巳同登進士時趙秉文典試誦其賦器之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克巳早逝成巳授宜陽簿入元世祖降璽書即其家起爲平陽儒學提舉不赴天下高其雅德祭酒周文懿稱其文在班馬之間所著有二妙集菊軒集克巳子思温成巳子思義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余觀文人垂千秋也半世鏤心百年刳膽非曰鉛

槩小技也段氏棠鄂聯輝翩翩文苑之場當時購求詞章踵相接也史稱大段高才博學豪邁不拘肥遯自貞士人欽仰獨小段天性孝友氣象從容志法聖賢名齊班馬河東碑記序文半出其手識者方之二陸信不溢美余友梁若生史東自稷人也恒稱其風藻爲後進師範云

郝經　大司徒

郝經陵川人天挺孫幼穎悟好學博覽經籍元世祖時累官翰林侍讀學士使宋以賈似道故被留十六年著書不輟伯顏南下問拘行人之故宋始以禮送歸尋病卒謚文忠經爲人尚氣節學思致用所著有易春秋外傳及陵川集凡數百卷

李舍長曰經尚氣節舍議論博覽群書爲學務有用而文詞豐蔚豪宕有重名于世屢具疏列多至萬言皆爲政大要使世祖委以政柄豈不以功業

顯哉惜其在朝爲王文統所忌使宋爲賈似道所
拘乃羈困眞州十有六年而志不屈帛書繫鴈何
其忠也卒之伐宋有名經得歸而文統以叛誅似
道以竄死彼姦邪誤國者竟何如哉
順帝追封制曰毅然鄉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一
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
鴈書未達于中原龍棹已橫于江上閉儀眞者十
六載臣操益堅訖宋籙之三百年兵端自此謚文
忠云

余愛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
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和腕和則筆端筆端則
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
而皆法眞名言也元人評書畫甚精當遠勝宋人
巵言未及收耳
王元美曰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
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
晉人意而微近粗嬰嬰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
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

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
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彥功少頗遒爽晚成
惡札龔璛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
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若陵川之論
得書家三昧河東劉致時中能篆著復古糾繆編
河中張天錫君用真字得柳誠懸法著草書韻會
晉國文明之運開則六書八體象緯因之不晦

卷八終

男苔茂督刊